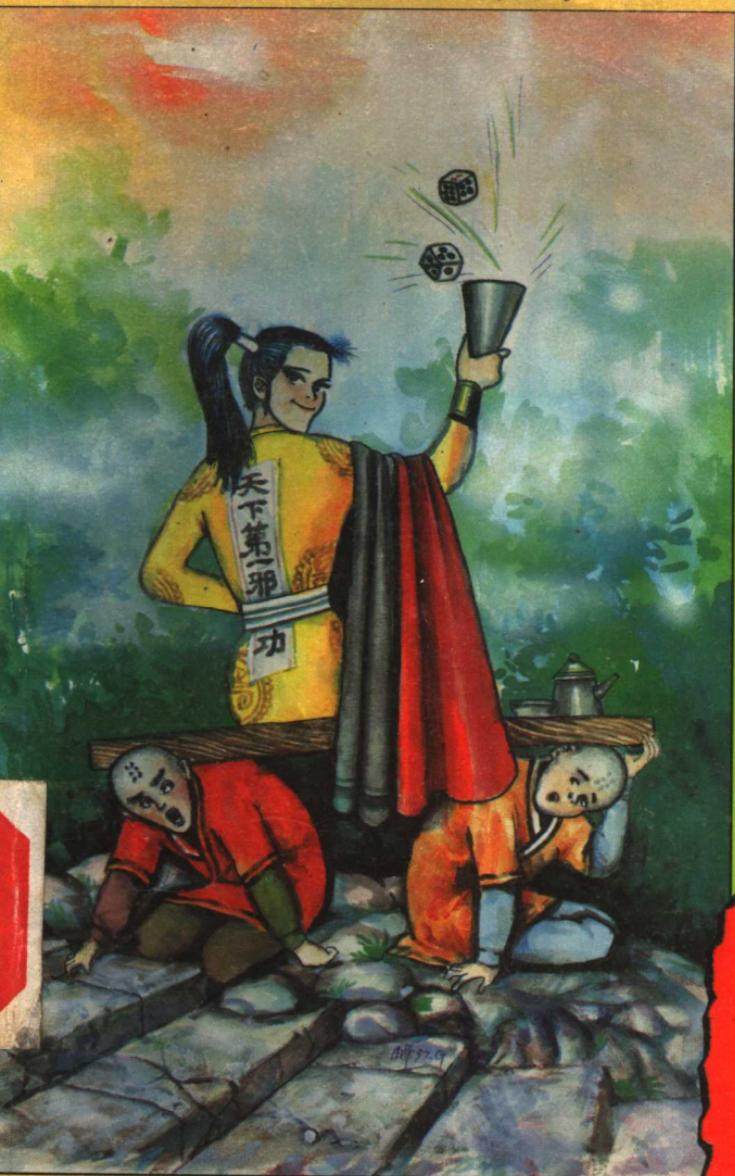


台湾侠坛笑星李凉大师珍品

李凉谐趣武侠系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奇神杨小邪

李凉

〔台湾〕李凉

下

东53A-1

22

44568

Q5

13

C-3

奇神杨小邪

下

李凉谐趣系列⑳ / 延边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白 马 非 马	(1)
第二章	舍 命 湖	(27)
第三章	蕃 薯 帮 主	(58)
第四章	碧 玉 青 竹 杖	(90)
第五章	温 香 柔 玉	(121)
第六章	真 凶	(152)
第七章	光 头 和 尚 狗	(183)
第八章	玉 观 音	(214)
第九章	太 原 萧 王 府	(246)
第十章	巫 山 神 女 峰	(276)

第十一章	月光公主	(307)
第十二章	钟敲二十四	(340)
第十三章	飞瀑神功	(370)
第十四章	美人狗肉羹	(401)
第十五章	飞刀无痕	(432)
第十六章	天下第一邪功	(463)
第十七章	蛊虫无神	(495)
第十八章	学 吻	(525)
第十九章	尸魂人	(555)
第二十章	拉萨和尚	(586)
第二十一章	五步半词王	(621)
第二十二章	水果大餐	(647)
第二十三章	士可杀不可辱	(678)
第二十四章	计中计	(709)
第二十五章	一失足成千古恨	(741)

第二六章	重逢神仙岛	(775)
第二七章	刮骨疗伤	(810)
第二八章	冰血杜鹃红	(842)
第二九章	假戏真作	(874)
第三十章	快乐神仙梦	(903)

第二十一章 五步穿词王

小邪一只眼睛看一个人，他叫道：“你们两个丫头美什么？一见面就美个没完，也不怕人家笑你们，王八看乌龟，自家人说自家人美，搞啥嘛！”

小雨和小丁，登时羞煞，本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被小邪一说，全不像这么回事了。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其实小丁和小雨都很漂亮，我分不出哪个比较漂亮。”

阿四道：“两人一起美不就成了？反正我们两个头一样亮，不都是和尚？”

小邪叫道：“小丁是梅花，小雨是兰花，你们说不同一种花怎么比法？老是癞蛤蟆跳水，普嗵，普嗵（不懂）！差透了。”

阿三恍然道：“原来如此，梅花说兰花美，兰花说梅花美，她们是……”他又迷糊了。

小邪道：“她们是假惺惺，其实梅花和兰花都很美，何必客气呢？你们看我帅不帅？”他挺起胸脯，一副神气活现之样子，可惜他刚才在雪地里弄得眼青鼻子肿，像刚被打过的落水狗一样。

“哈哈……”阿三直笑道：“帅！小邪帮主你现在像教书的西席老师，戴眼镜啦！丑死了，哈哈……”

小邪闻言摸摸眼眶，无奈道：“他妈的戴眼镜？也罢？俺只好

喝汤啦！”摊摊手，很是无可奈何。

小丁娇笑道：“小邪，来人家这里规矩一点好吗？坐在琴桌上不大好看，下来好不好？”

小邪笑道：“我呀……要弹弹这残月彩凤。”他拨着琴弦，“叮叮当当”有如在打铁敲瓶子般，刺耳已极，不久他道：“弹罢一曲英雄叫，该换人啦！小雨你来吧！”他这曲“英雄叫”实在差透了。也只有他会这曲子吧！”

小雨见这么多人，有点怯意，她笑道：“小邪，等吃完晚餐再弹好不好？”

小邪点头道：“也好，有酒，有琴，还有美人，不错，不错！你们说这叫什么残月彩凤琴？很名贵是吗？说来听听看。”

小丁娇笑道：“小邪难得你对这种事有兴趣。”

小邪轻笑道：“我刚才想装一下有学问的雅士，结果漏了气，总该问个明白，哪天也好骗骗阿三、阿四那些呆子形象的人。”

阿三、阿四直笑着没有反驳。

小丁道：“这残月彩凤，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这段传说的一部分；相传孟姜女哭倒长城找到他丈夫骨骸以后，回到家中将他安葬之后，她每日抚琴以泪洗面，最后她眼泪化为鲜血滴在玉琴上，不久在一个孤月的晚上，她弹完一曲长相思之后终于去逝，当她死后，化做一只凤凰飞到天宫，而玉琴中血迹也渐渐化成淡淡凤凰的形状；这把琴当时被一位王侯拾去，从此这把琴就消失多年。但后来它突然在江湖中出现，而那名女子以此琴打遍天下无敌手，江湖尊称为彩凤仙子。过没多久她也从武林中消失，这把琴也不见了，没想到会在飘花宫出现。”

小邪道：“满有意思的嘛！小雨你说说看这把琴怎么会在你家？”

小雨道：“我也不晓得，也许彩凤仙子就是我的祖先。所以此

琴才会在这里。”

小邪点头道：“有道理，这把琴真的会杀人？”

小雨颌首道：“这把琴很古怪，琴弦不知是什么所造，长年都是晶莹亮光，刀切不断，如果疏入内功则会发出杀气，十丈之内可以穿金裂石。”

小邪道：“试试看如何？”

小雨道：“好，我就试一下让你们看。”她走上前去伸出白皙玉手，食指轻轻一勾琴弦，只听一声轻响“叮……”非常悦耳，只见五丈开外茶几上那盆兰花，已有一朵被震落。

小邪一看叫道：“哇佳佳！有一套哇！好厉害的残月彩凤，果然是天下第一把好琴，要是它攻向人身，那就惨了！”

阿三道：“不知道能不能杀死小邪帮主？试试看如何？”他想见见哪一边厉害，至于小邪安危他倒没地考虑。

小邪道：“好哇！反正也没事。”说完已运起功力，准备试它一试。

小丁急道：“小邪你神经病！老是拿自己开玩笑，你不会找些正经事做做吗？要是你不幸……反正你不能试就对啦！”她见小邪又在玩不要命的把戏，心头一紧张已把他拉到椅子上。

小邪叫道：“扫兴！我只不过想尝尝那是什么滋味。你紧张个什么劲？神经兮兮的！”他反而怪起小丁。

小丁笑骂道：“你要试，小雨可没有那份闲功夫陪你玩；你自个儿唱独脚戏，不管用啦！”

小雨笑道：“我不知道如何用它来伤人，小邪你要试也没办法试呀！”她也真怕小邪使起性子，非要试上一试不可，只好说不知如何用琴来伤人了。

阿三忙道：“我来，我最近学问进步了很多，尤其是琴道。”他急速走到琴边，大有帝王气概。

上邪叫道：“阿三你算哪棵葱？想要在我面前弹琴，你以为我是老牛？等你结婚时再躲到闺房弹给你娘子听吧！”

阿三摸摸琴弦，叮当拨了两三下，甚无奈道：“也罢！这几招不传之秘就让我那只大笨牛去享受，你们只有干瞪眼的份，嘻嘻，不传之秘！”他摇头摇手走回原位，有点人望。

小邪转向小雨叫道：“小雨你搞什么嘛？住在这鬼地方，害我们找了老半天找不到，你说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他在算老帐了。

小雨幽幽道：“我哪知道你们要来找我，两年前我到君山找你们，结果他们说你们已失踪一年多，我好紧张地在江湖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找不到你们我好难过，后来小星星看我身体不太好，就将我带回来，没想到你竟找上门来，我好高兴，真的我好高兴。”她眉宇之间流露出欢欣与满足之神情，令人觉得她是如此纯真而可爱。

小丁道：“小邪算了啦，小雨又不知道我们要来，而且她还找了我们这么久，算一算还是我们不对呢！你就原谅她一次好不好？”她有点怕小邪神经病又发作乱来一通，那就惨了。可惜小邪已开始发作了。

小邪看看小丁，又看看小雨，“嘿嘿……”他装出一副奸臣狞笑叫道：“来人哪！”

阿三、阿四和小邪已有十数年之合作经验，他俩立即拱手齐叫：“在！”像极了戏台上之判官审案。

小丁和小雨同时惊叫道：“小邪你……”

“嘿嘿……”小邪冷笑道：“馒头两个侍候……两人都有！”他知道阿四身上带有好几个山东大馒头，这下可派上用场了。

“是！”阿三、阿四各拿出一个大馒头，阿三走向小雨，阿四则走到小丁身边，抿着嘴，一副庄严相。

小丁惊叫道：“小邪你想干嘛？这馒头……我……”她感到事

态严重，紧张不已。

小雨则微微轻笑，好像在玩游戏一样不在意，她的经验要比小丁差一大截，到现在还笑得出来。

“行刑！”小邪手掌一拍太师椅，大吼一声，威风八面煞像包青天。他当这个包青天可有十几年之经验，从小听戏就开始学了，现在演得入木三分。

“是！”阿三、阿四立即行刑，两人同时往目标扑去，一点也不留情。

“哇！小邪！”“哇……呜……”“哇，喔呜……”小丁和小雨已是惊叫不已，挣扎逃命。

阿三、阿四可真不客气，捉着小丁和小雨，馒头真往她们口中塞，并不时哈哈笑着。

“哇……哇呜！”。 “噢呜……哇……”

等小丁和小雨挣脱“魔掌”时，已被塞下大半个馒头，两人不时躬身哈腰打嗝。

“哈哈……”小邪、阿三、阿四高兴直笑着。

“小姐你怎么了？”小星星已端着茶盘进入大厅，她惊奇地望着小邪。

小邪一看是她马上叫道：“差了一名，照旧啦！”

“是！”阿三、阿四立即冲上去，夺下茶盘，两人合作，三两下就将整个大馒头塞进小星星口中。

可怜小星星还来不及叫，已被大馒头猛塞得翻白眼地愣在地上。

小邪叫道：“奉上孩儿茶！呵呵……”

“是！”阿三、阿四端着茶，笑嘻嘻地交给小丁她们三人。

不久她们将茶喝下去，才喘口气，舒服多了。

小邪已笑得头下脚上地躺在太师椅上，眼泪直流。

“小雨出了什么事？”从后院传出一阵女人声音。

小邪听到有人来，他大叫道：“上馒头！”

阿三、阿四也玩得正起劲叫声“是”，立即掏出馒头迎了上去。

突地阿三叫道：“小邪！上不得啊！”

小邪躺得正舒服，他叫道：“哪有上不得的？上大的！”

阿三、阿四跑回来，紧张又尴尬地拉起小邪，阿四叫道：“小邪帮主，上不得，真的上不得！”

小邪叫道：“岂有此理？我来上！”抢过阿三手中馒头，翻身一看，他也愣住了。

来人正是飘花宫宫主，乔小雨的母亲，她身着白色素罗衫，秀发挽髻，风姿绰约温文优雅，美绝天下，比小雨多了一份成熟母性之美，美得像天上瑶池仙子，令人不敢侵犯，美得令人见之则神往而不亵渎，她现在正惊奇地望着小邪。

小邪一看是宫主，心中暗道：“哇佳佳！老的怎么一声不响的就跑出来了？”他的表情正如小孩偷糖果而被人逮着一般，不知如何是好，他尴尬轻笑一声，双手捧着馒头笑道：“夫人吗？……我带来这馒头要孝敬您的，请您收下。”他反应倒是挺快。

众人见到小邪如此模样，都憋住气，咬着舌头，强忍住笑声。

小邪这个判官当不成，变成太监了。

乔夫人天生慈善心肠，她见到小邪眼青鼻肿，以为是宫里的人打伤的，一个不忍心，她接下馒头笑道：“小公子谢谢你的馒头，你的伤疼不疼？”

小星星有意报一箭之仇，她抢口道：“夫人是……”

小邪也不慢，立即截口道：“夫人哪！不疼！不疼！我的馒头差点就被小星星抢去吃掉，还好留下一个，您一定要好好看住馒头，不然很危险的。”他倒是恶人先告状，反咬小星星一口。

乔夫人看看馒头道：“小星星你把人家打伤了？”

小星星急道：“夫人不是……是他……”她一急也说不出话来。

乔夫人安慰道：“小星星打伤了人家就向人家赔罪，以后不能再乱伤人，知道吗？”

小星星闻言知道解释已无望，她蹲身道声“是”，立即走向小邪面前瞪了他一眼，蹲身道：“杨公子请你原谅我的不是。”

小邪笑道：“以后少开口就没事，知道吗？站一边去。”

小星星又白了他一眼道：“是！多谢杨公子。”这才不是味道地走到小雨身边，恨得咬牙切齿。

“嘻嘻……”阿三、阿四已笑出声音来。

小邪笑道：“老夫人，其实我的伤是自己撞到的，您别怪小星星，我叫杨小邪，是和老头子一起混的。”

“老头子？”乔夫人不解道：“你说的老头子是谁呢？”

小邪道：“是您的丈夫，欧阳不空大侠，我们在一起混了好几年，其实我也该叫您老娘子才对，呵呵。”他也想不出要叫什么才对，反正老头子的另一半叫老娘子，也该算对吧？

乔夫人一听到自己丈夫，已有点伤神，幽幽道：“他还好吗？”

小邪道：“老娘子你放心，不久他就会回来，这几年他都和我住在一起活得很好，不过他有时候会理光头反省一下自己罢了，嘻嘻！”他想到老头这十几年来，已被自己理了十余次光头，禁不住已窃笑起来。

乔夫人喃喃道：“一晃就是十几年了，小雨出生到现在都没与他见过面，唉！”

“娘！”小雨走向前扶住乔夫人，她道：“娘，爹就快回来了，您别担心，您回房吧！女儿会招待小邪的。”

乔夫人颌首道：“好吧，让你们年轻人在一起玩玩，也好减轻

一些娘对你的愧疚。”她直抚着小雨秀发。

小雨道：“娘您别这么说，小雨活得很好，从来没有不快乐过，娘您别想得太多了。”

小邪安慰道：“老娘子你放心，我一定将他引渡回来，他怎么可以偷跑呢？乱来！”

小丁忙道：“小邪你怎么可以用引渡两字呢？要说用请的，知道吗？”

乔夫人仍然将小邪当作小孩，也不在乎这些，她笑道：“小公子谢谢你，我感激你在这许多年来，替我照顾欧阳先生，否则他一个人在外面，一定饱受孤寂之苦的。”

小邪笑道：“老娘子，小恩不言谢，您上次也拿九叶灵芝救我一命，所以大恩也不言谢，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次他这“一家人”倒说对了。

乔夫人一听，心情也开朗了许多，她笑道：“小公子，欧阳先生有了你作伴，一定过得很快乐的。”

小雨见娘笑起来，她也很高兴道：“娘，杨小邪他很好玩，您看他一来就送给您一个大馒头，这种事也只有他作得出来，呵呵……”她本想说小邪是想用馒头塞她母亲嘴巴，这更是好玩，但有点不妥，只好改口。

乔夫人笑道：“难得他一份诚意，小雨你可要好好招待人家。”

小雨笑道：“娘您放心，小雨一定会好好招待这些朋友的。”

小邪道：“老娘子，我替您介绍，这是小丁、阿三、阿四！”他一一指人介绍。

乔夫人笑道：“你们好！”

小丁、阿三、阿四拱手齐道：“夫人好！”

乔夫人点头道：“你们聊吧！过几天我下厨房作几样菜给你

们尝尝。”

小雨喜道：“好哇，娘！我最喜欢吃您作的冰糖燕窝了。”

小邪笑道：“老娘子，我最喜欢吃‘乌龟狗香香’了，嘻嘻。”

小丁扯他衣角叫道：“小邪你正经点。”

乔夫人愕然道：“乌龟狗香香？这是……”她从来没听过有这道菜。

小邪轻笑道：“这是老头子发明的，下次他回来时，夫人您可以问他怎么作，很好吃哪！”

乔夫人笑道：“好，我倒要学作这道菜，你们慢慢聊，我回房了。”说着莲步轻移已往后院走去。

“夫人慢走。”众人拱手揖身送乔夫人回后院。

小邪笑道：“老娘子拜拜！”他很潇洒地向乔夫人揖手。

乔夫人也回头向他招手轻笑几声，已消失在走道间。

“哗！”小邪喘口气叫道：“终于脱离魔手！”他好像三天没睡觉般地累在椅子上。

乔小雨奇道：“小邪你怎么这么累？”

小邪甩甩手臂道：“你娘真像呆头鹅，呆归呆，她偏偏长了一副菩萨模样，我碰上她，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好苦！”

阿三道：“我更惨，连气都憋住了，好苦哪！”

小丁哧哧笑道：“难得你有点像人样，否则你不闹翻天才怪！”

小邪若有所解地道：“我到现在才知道老头子为什么要走，原来他跟我一样憋不住了，只好只身潜逃啦！”

小星星瞪着小邪叫道：“小邪你真是，塞了我一个大馒头，还要我向你道歉，你不够意思。”

小邪还她一眼叫道：“喂、喂、喂！小星星！我们小孩子的事情可不能让大人知道，你为什么要告密？你才不够意思，再吃一

个！”他抢过阿四手中馒头丢向小星星叫道：“快点吃。”

小星星愣了一下，看看手中馒头幽幽道：“我不吃，我吃不下了。”她觉得自己也有错，所以不再争下去。

小邪道：“也好，等你饿了再吃，刚才……嘻嘻，好险哪！我差点就将馒头塞在夫人嘴里，如果塞进去，那……哈哈……”他幻想着夫人被塞时的情景，忍不住已哈哈笑了起来。

小雨也轻笑几声然后道：“我先带你们到寝室，然后再到处走走。”

小邪道：“也好，你们这里满多鬼东西，我倒要好好地看。”

说着小雨领他们到后院小楼，替他们安置一番。

后院并不是四合院，而是在大花园中筑造了六座小楼，做不定形排置，楼与楼之间有白色大理石小道相连，小楼有双层，有单层，皆是白色墙垣配以不同颜色之琉璃玉石。左边两栋小楼分别为红色六角双层题有“怜花”字样之小楼，及另一座同样形式但较为高耸之“秋归”楼。右边三栋分别为淡红色，碧绿色及青蓝色。正前方则是全白色之水晶塔，甚为尊贵，此塔是乔夫人起居之所，塔前题有“观月楼”三字。淡红色小楼题有“烟雨轩”，是小雨居住。小邪他们则住在青蓝色小楼，名曰：“醉星楼”，只要有个醉字，小邪就很满意，他识字不多，但对这个“醉”字，可内行得很，一看到就能朗朗上口，现在可谓醉鬼逢醉楼，两相宜。另外那座碧绿色小楼则为“水月楼”是婢女居住处所。每栋楼都有特别风貌，但全都不失高雅。

是夜小雨在后院“听泉小筑”设宴款待小邪他们。

酒过三巡。

小邪已有些醉意，他笑眯眯道：“各位好朋友，你们说我杨小邪没读书能不能念出好蛋来？”

小丁娇笑道：“小邪你知不知道你上次在寒玲苑喝醉时，口

中念念有词，倒也满好听，怎么？你兴趣又来了？”她知道小邪如果多读点书，那他的文思才气可能会和他的武功一样惊人，因为她曾尝过那种“醉醒寒夜尽蒙雨”的滋味。

阿三笑道：“小邪帮主没想到你还学起酒诗仙来啦？听说那位酒诗仙喝的是太白酒，所以他名字叫李太白，小邪帮主你喝的是玫瑰露，那么你得改名杨玫瑰了，嘻嘻，女人嘛！”他也是醉眼惺忪，胡言乱语了。

“啪！”一声，小邪晃头晃手地打了他一个响头叫道：“阿三你他妈的什么名字不好改，把我改成女人？该打！该打！”“啪啪……”他打个不停。

阿三笑嘻嘻道：“我可是实话实说啊！”

小丁拉开小邪娇嗔道：“小邪你少席前耍酒疯，要作诗，作词就快点作，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大才子，大雅士。”

小邪点头叫道：“好！那个诗仙李白是怎么回事？说来听听看！”

小雨笑道：“李白他一喝酒，文思不竭，李白和你一样爱酒，也和你差不多狂，他竟敢叫杨贵妃替他脱鞋子，真是狂放不羁，呵呵……”她直笑着，小邪现在不就是活生生的李白吗？

小邪叫道：“哇佳佳，李白果然有一套，俺可要向他多多学习，来！你快替我脱鞋子。”伸起双脚，等待小雨替他脱鞋子，有样学样。

小雨红着脸笑道：“我又不是杨贵妃，这样好了，等你醉倒在地，我再替你……”她还是没说出口，头低着，有点困窘。

小丁叫道：“小邪你要作诗就作，怎么这么多毛病呢？”她在替小雨解危。

小邪看着她哧哧笑道：“小丁，你们才见面几个时辰就卯上了？哥俩好啦！”抓起酒樽“咕噜……咕噜……”将酒一饮而尽，叫

道：“作就作，李白喝酒喝多少才能作诗？”

小星星笑道：“杜工部他有一首诗是这样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喝一斗酒就能吟诗不绝，小邪你要不要喝三斗呢？”

小邪闻言已抱起酒坛，猛往嘴里灌“咕噜……”喝个没完，存心喝上三斗再作诗。

阿三道：“小邪帮主你喝了这些酒，那位杜工部不知要怎么样形容你哪？”

“哈——”小邪晃了一下身躯道：“我想那位杜……杜什么？小丁。”他反问小丁。

小丁笑道：“是诗圣杜甫，因为他做过官，所以人家又叫他‘杜工部’，唐朝人。”

小邪迷糊点头道：“原来是当差的，我想他看到我会说：‘小邪三斗赛神仙，笑傲江湖称酒仙，浪涛捞月醉眼眩，自比李白是诗仙’，怎么样？”他瞪大眼睛望着大家，甚是得意。

“哇！”小星星拍手叫道：“小邪没想到你没念书，还会作出这种诗来！你好神奇！”

小邪也不客气地挺着胸得意道：“哪里！正常、正常！这种事不多见，不多见！哈哈……”他又喝两口酒，很是得意。

“好！好！”阿三阿四听不懂也直拍手叫好。

小丁没话说，她知道小邪聪明绝顶，一点即通，这句诗连押韵都用上了，此诗正和李白一样的疏狂，在惊涛骇浪里，双目醉眩也敢下去捞月，这是狂到极点了，她笑道：“小邪你真狂，诗也作得很好。”她由衷佩服。

小雨笑道：“这首诗来形容你再恰好不过了，想不到你才思如此敏捷，该去考状元啦！”

小邪有点无奈道：“有这么想过，可惜凡事太多，能者多劳，